

## 静谧的古镇

□紫鹰

原先只知锦溪，却并不知“陈妃水冢”，此次专程去才恍然大悟。

往石牌楼进去，“满溪跃金，灿若锦带”斗大几个字似乎囊括了全部，其实遮遮盖盖还是流露出锦溪的殷实。一溪蜿蜒流淌而过，夹岸桃李纷披，晨霞夕辉，尽洒水面，波光粼粼如霓裳插满珠片，倍加显出婀娜。啾啾呀呀桨声幽轧，小舟往返穿梭，行人争渡，谁能说不是一船金一船银？

一条笔直石板幽径，左边用冬青灌木与砖雕花墙点缀，几块石碑隔空镶嵌在断墙内，顶有瓦筒；右边一排围廊遮风挡雨下的土产店，生意寥寥，但路过的人总会自然而然问一句价钱，算是摸个底。

等一脚跨过第二座“水乡佛国”石牌楼，方才踏入锦溪腹地。迎面就是一潭湖水，外宽内窄，便是几条小溪汇聚于此。紧接着是一条S形弯曲的石板桥，把这五保湖剖开一角，高低与两岸齐平，没有跌宕起伏，没有桥栏，五人并肩尚有余的宽度，加上几只石雕避水神兽趴在桥中镇守，顿时四平八稳。

桥内侧菱塘湾，水菱绿油油疯长到八月，已挤满大半个湖面，便有一只只菱盆划来，姑娘们一边拿木板在盆边拨荡；一边随着菱盆漂浮水面左右旋转，嘴边不时用吴依软语唱起《采红菱》。至此，记起曹雪芹“菱荇鹅儿水，桑榆燕子梁；一畦春韭绿，十里稻花香”。描绘出盛世无饥饿，平安祥和的气氛油然而生了。

桥外侧陈墓荡，一处无比宽阔的莲池，荷叶繁茂时遮天蔽日十里，伪装了一湖水。仿佛一群体态轻盈的舞姬，一身青绿，黛眉弯弯，脸上蒙着桃红丝巾，妩媚中带着神秘，

时而随风摇摆飘舞，时而集体旋转，一圈一圈，裙摆飞扬，丝巾刹那展开，便是一朵朵绽放的莲花，优雅至极。

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。”由此窥见，宋孝宗和陈妃崇尚的儒家思想高洁品质。乱世之秋，痛失半壁江山的南宋绍兴三十二年，只能以长江天堑割据，恰岳飞被构陷惨死二十年，宋孝宗登基立志光复中原，追封岳飞为鄂国公，继而举旗北伐，但在符离遭遇金兵突袭，溃不成军……

南北拉锯战期间，性格爽直且能文能武的陈妃请缨参加北伐，不慎中箭，途经锦溪伤病不治而薨，孝宗闻讯失声痛哭，两天不思进食。深爱的陈妃之死，如断腕之痛，迫使孝宗改变策略，签订了“隆兴合议”专心理政富国。几经勘查，周围众多水乡泽国环抱锦溪而四通八达，闹中取静，尤其南端五保湖一直风平浪静，背靠恬淡悠然的古镇，如同世外桃源。当初安静是宋孝宗首选，生怕战火厮杀，人间喧嚣叨扰了沉睡的陈妃，因此锦溪如今以幽静闻名。

陈妃墓更奇绝吊诡，这块恰巧从五保湖里探出头来的“独圩墩”给人一眼相中，四面环水流抱月，乃绝佳风水。浅水而立的“陈墓水冢”建成后，五保湖潮起潮落，“独圩墩”却从未被淹没过，更像是一片漂浮在水面的孤舟。于是，民间无稽之谈四起，或说水冢下蹲着一只神龟，或说湖底有贯通东海的大洞……

文徵明有诗：“谁见金甌水底坟，空怀香玉闭故人。”惊叹把墓葬于水底，闻所未闻，腹诽凭吊拒人千里，甚至嘲笑孝宗“君王情爱随流水，赢得寒溪尚姓陈”。唯有高启善解人意，有诗：“江底有龙成穴地，水中无鞞到

泉扉。”尤其揣摩透了孝宗的一片至真至爱，致死不让陈妃独自奔赴黄泉。

依我看，这陈妃生前钟情于弱水三千，水能载舟亦可覆舟，爱水如爱民，她自然而然挺身而出抗金，锦溪并非偏僻青山翠微，而是到处弥漫和缭绕着人间烟火，有水有民，该是许了她的心愿。

陈妃爱水更爱莲，水与莲不可分割。远远一座细长古莲廊桥像根直线把莲池围住，中间隆起梯形拱桥，平淡之间突兀褶皱，廊顶托着两阶飞檐翘角如大鹏展翅，贴着湖面飞来。平静似镜的湖水，蔓生着红莲，添上廊桥细腻入微的“长寿锦”木雕屋檐、扶栏、翘角，好像一幅水墨工笔。

古莲廊桥一端连接香火缭绕的“莲池禅院”，陈墓水冢与寺庙隔水遥望，一寺僧侣受命于宋孝宗，为陈妃念经诵佛超度已八百年。如今寺内殿堂廊庑、宝阁岑楼以及琴堂画舫一应俱全，寺外也修葺簇新，仿佛当年众僧垒石建寺、挖池种荷的情景再现。

既然称“古莲”，其莲藕根基必然是繁衍不断，绵延至今。又想到了莲藕之身，哪吒自刎后幻化成一缕魂魄，太乙真人用一截鸿蒙轮回莲藕使他起死回生。于是，人间便有了莲藕重生的传说，陈墓荡淤泥里布满盘根错节的莲藕，枝枝蔓蔓早已缠绕着水冢，就等元始天尊一句往生咒。

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的莲花八月绽放得煞是热闹，一座静谧的古镇，一湖喧闹的荷花，如此反差。静寂不是孤单，不能等同于凋零，说不定，陈妃早已往生轮回隐匿于人间，就是隔岸跨在溪水里洗藕的姑娘；就是邻窗驮着孩子尽情玩耍的少妇……

## 到古樟驿发现乡愁

□成余庆

这是我第二次到这个叫古樟驿的地方。

第一次来的时候，正是初夏时节，那时候这里才刚刚开发吧。我本来是去蚂蟥山风景旅游区，但天公不作美，刚刚进入盘山公路就遇上了雷阵雨，黑压压的云层笼罩在蚂蟥山顶，加之山道九曲十八弯，妻子向来胆小，一定要我调转头下山，无奈，只好半途而返。

从盘山公路下来后，发现马路对面的路标上标有名为“古樟驿”的旅游景点，兴之所至，就闯了进去。

村子不是很大，沿着旅游步道，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村中心——一座香火缭绕的古庙和几株高耸云天的古樟树就矗立在路边。庙名中管笛，听说有800多年历史了；那几株古樟树腰身得五六人才能合抱，听说平均树龄有220多年。置身其中，一种莫名的情愫涌上心头。

雨下得很大。我们走进樟树下面的咖啡馆，点了一杯咖啡和一杯老板娘自制的酸梅汤，坐在屋檐下听雨。雨幕洒洒在葱翠的樟树叶上，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声响，像极了春蚕在吐丝。而远处，青山被雨雾笼罩，虚无缥缈，亦真亦幻，一时间，让人恍若隔世，似乎

又回到了几时的老屋前。

第二次去，已是仲秋，白露刚过，正是秋游好时节。

刚好是周末，加之天气晴好，这次来与上次大相径庭，整个古樟驿被车子塞了个水泄不通，好不容易停好车，待赶到樟树下的“大食堂”时，里面已是人满为患。好不容易“抢”到座位，一盘白斩鹅吃得唇齿留香，意犹未尽。

饭后，我漫步在颍河水库的堤坝上，极目远眺，正前方就是五雷寺，左手边蚂蟥山顶上的电视塔和右手边云顶仙乡上的气象台清晰可见，古樟驿似一颗明珠，刚好镶嵌在群山的怀抱之中。上游的颍河水库和下方的虹桥水库又给它平添了几分灵气，难怪余天赐会选择在此建造书院。

时间尚早，我决定再去黄泥吞古村看看。从古樟驿到黄泥吞，有文廊彩道相连。不过道路较窄，很多地方仅容一车通行，还好一路上没有遇到对向来车，倒是路边成片的竹林和高大的水杉不时惹得我驻足停留。

还没进入黄泥吞，远远就听到一阵阵嬉笑声。循着声音的方向，我向秘境挺进。转过一道弯，哇，眼前豁然开朗——一座小水潭

静静地躺在山脚下。水潭里，有不少大人和小孩在嬉闹玩耍，而溪边搭篷而居或席地而坐的游客比比皆是，甚是热闹。

水潭约摸篮球场大小，水深约一米，由上面的溪水汇聚而成。正是枯水时节，所以溪流里的水不是很多，如此少的水量还能汇聚成潭，难怪大人小孩如此欢呼雀跃。

一条古道沿溪而上，听说顺着这条古道翻过山梁，就能抵达定海城区，由于时间关系我没能穿越，看来古村的先人们在选址方面确实费了一些心思。

古村中亦多古树，而断壁残垣随处可见，这些都彰显着当年的热闹繁华。是啊，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，现如今，古村遗址尚在，只是不见当年放牛郎。

从黄泥吞古村出来，村口处就是虹桥水库。水库里碧波荡漾，湖光山色倒映其中，如诗如画，如梦如幻——这一路的山山水水、草草木木，成就了这一带的物华天宝、人杰地灵。

看得见山，望得见水，记得住乡愁。是啊，乡愁在哪里，乡愁就在古樟驿的那些参天古树下，乡愁就在阮氏旧宅的断壁残垣里，乡愁就在虹桥水库的碧水柔波中。

想家了，就去古樟驿吧！

## 当《黄河大合唱》响起时

□王志宏

在黄河滩上喷嘶  
在黄土沟壑的腹肌扬蹄  
每一声每一跃，灌入  
壶口瀑水的壮怀、激征  
奔放着古河道的奔放  
向西，向东，怒吼吧黄河！  
兵民奋起，铮铮铁骨河山有我  
腥风血雨的天空下长鞭跃马  
血肉之躯腾越出旗帜的吼声  
锋刃休想斩断旷远的呼号  
因他连着母亲河不屈的脊骨

几度劫难，我们父亲的村庄  
狼烟四起，我们母亲的原乡  
用我年轻的头颅快点淬炼吧  
就在这狼奔豕突火光四起的野庐  
淬炼一把大刀，以浴血的滚烫  
淬炼剑戟的青铜色  
淬炼轰然作响的狂飙  
五千年磨砺的箭矢向侵略者掷去  
弹尽时，枪管充数，石头充数，胸膛充数  
看那，兰花花姑娘正蹬过村前的激流  
乌黑的发辫汇入抗日的先锋队队伍  
她已没有了父母兄弟姐妹  
他们倒下在火光冲天的断垣里  
他们死去在几千万人的血污里

2

洋枪洋炮，毒气弹细菌弹  
蛮夷的军刀、铁盔、炮火  
从天空从陆地从海上窜入  
践踏、杀戮、放火、扫荡、毁灭  
天杀的暴行历数不尽  
倭寇欠下的一条条人命里  
有你马背上征战的父亲  
有他土墙上挂梁的伯娘  
还有王二小，那活泼的山里娃子  
他吆喝的那群羊一个劲“咩咩”  
站在山头翘盼牧羊人的歌声  
挥着响鞭回到没有野蛮蹂躏的村庄  
回到他十三岁山花烂漫春天的翠茵

拼杀无惧的威武之师里  
跃出战壕双目喷火的炎黄子孙  
也曾一把锄头开荒种地  
把五月坡下的麦香捧在手掌  
也曾穿梭于百舸逐日的悬河  
追着帆影在狂澜里激奋。岸边  
孤凄对唱的哥俩放下流浪的锄头  
把强盗打回老家去！狂吼的队伍里  
我跟在张老三王老七（歌中人物）的身后  
寻找亲人带露高呼的身影  
八十年了再回望，他一个书生  
在寇贼的枪林弹雨里冲锋  
为无处安放的一张课桌激愤  
喊出了一棵树一片森林的家国仇恨

3

这兴许是我第四十九、第九十九遍聆听  
再怎么微调的版本，我熟悉《黄河大合唱》  
像熟悉乡音，熟悉母亲的抬头纹。听！  
每一朵浪花都在呐喊，倾诉长河的愤懑  
倾诉世纪的疼痛、亚洲原野的悲苦及觉醒  
华夏坚挺的脊梁在我身体里开战  
一场伏击战一场肉搏战，都是带血的泣诉  
在大鼓和定音鼓雷声般的狂澜里  
那排浪击风撑着篙前行的是黄河船夫  
在竹笛和竖琴吹奏的三秦大地  
那让《黄河谣》响起的是塬上女子  
那焦土上戎马天涯是我北方的儿子  
那河东河西铁流里有我南方的父兄

看那，辽阔无垠的青纱帐里  
走出多少救亡图存的华夏儿女  
走出多少爬冰卧雪的勇士  
走出多少策马挥戈杀向倭奴的壮士  
她们是你投笔从戎的亲娘  
他们是我骁勇善战的二爷  
他们是战死后躺在黄河边上  
他们是中弹后倒在野人山里  
他们是突围时，被草草葬埋在  
僻远乱石岗的我们的前辈啊  
他们的头颅枕着山川  
枕着燎原的飘雪之光  
我们，站在高山之巅眺望  
洪河的呜咽，碰撞过多少人的泪腺  
那百折千回的涡流，那恢弘气势的决口  
每一声比G大调还跌宕、高亢  
奔腾于历史的内心深处

## 春天每年都不迟到

□东海

去年的四月，我陪重病的父亲去杭州治疗，医生说，不治疗的话，六个月，治疗的话，两年生存率百分之二十。我没跟父亲挑明，只说治病的药只有杭州有，父亲也不过问，但想必他是知道大概的。检查的间隙，我捧着父亲徜徉于沉浸着浓密春意的西湖。我们专拣六十年前父亲评为省劳模时游览疗养养过的地方走。往日情景仿佛历历在目，父亲说了句，转眼就一个甲子了。这句话隐约透露出他的不安，尽管他竭力显得从容淡定，但我知道，这包涵的内容太多了。从一个青春少年到耄耋老人，他人生的最重要任务，就是让我们兄妹过好日子。每次买房，父母都要拿出二三十万补贴我们，直到现在，我仍在享用父母从牙缝里省出的钱。可父亲哪里知道，我的财富已经蒸发了两百多万。想到这里，我是更加的悲哀，我的眼里已没有了春天，只有满目疮痍。几个月后，我查出甲状腺4A，基本确定是恶性的，我拒绝手术，接受保守的定期检查。渐渐地，我不但没有了春天，也没有了夏秋冬，心里只有黑压压的乌云。讽刺的是，我倒是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书。

我不可控制地进入了黑暗的最低谷，我坚持利用一切学到的知识来拯救自己，但效果甚微。冥想只是一时的轻松，只活在当下我是怎么也做不到的。怎能不考虑将来，不遗憾过去？我想顺其自然，为所当为，但胸中的那块石头依然纹丝不动；我想把自己晒得

黝黑，但缺乏动力的我，觉得运动也是一种折磨。一切的一切，我感觉我都放不下，觉得周边的人是不能理解我这种痛苦的，亲人朋友的劝慰在我看来是那么可笑，我真想回怼，我明白的道理比你多得多。

但我知道自动化的扭曲思维已经扎下了根；我的生活生命应该就是这样不应该是那样的，要么生活如我所愿要么一切都是无法接受的，我把所有的挫折都作了灾难化思维……但可贵的是尽管绝望控制着我但我没有放弃自己，我坚持实践着自己所学，一天又一天，一月又一月。终于，差不多半年时间，“允许一切发生”终于融入了我的心灵身体。是的，我说的是心灵和身体，而不是思维。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，就像是粘牢的满身污物，怎么洗都洗不掉，我反复地用各种各样的洗涤剂，不断地擦呀，搓呀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，污物在一点点地清除。

今年春天我跟朋友们一起采风。沐浴着春光，沉浸于景色，我似乎投入了母亲的怀抱，温暖、安全、舒适，无忧无虑，我又在舵香河边的水街流连忘返，一切都是这么美好。我感觉身上最后一层薄薄的污秽在彻底褪脱，身心变得透明而丝滑。这又是一种奇妙的大惊喜，就像是“膨”的一声，一丝薄冰被炸烈，变成一粒粒的小冰块，小冰块迅速变成冰沫，最后全成了清激泉涌。美丽的人间四月天，美丽的舟山处处都能融化我的这层

薄冰，但最后彻底的蜕变却是在城北。在浑身愉悦轻松的感觉中，“允许一切发生”就像是一阵春风，滋养着我的每一个毛孔。

春天正是“允许一切发生”的时候，你看，不但繁花盛开，满园春色关不住；田间杂草也肆无忌惮疯长蔓延，各种昆虫也“放飞自我”了，毒蛇出没于山香田间。你看到了牡丹和油菜花，你也应该看到有毒的昆虫和要咬人的毒蛇。你享受牡丹、油菜花和凉爽的树荫，你也要正视有毒的昆虫和要咬人的毒蛇。昆虫也是可爱的，只要你不让它叮咬，毒蛇美丽的外衣是自然的造化，它们的身上还有很多的宝贝，只是你心里在厌恶它们、害怕它们，逃避它们。但它们的存在也是美丽春天的一部分。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允许它们存在呢？我们为什么要厌弃它们，逃避它们？我们应“允许一切发生”，即使我们受到了它们的伤害，我们也应该是“允许”的。

春天是成长的季节，就像我们的人生，也是需要不断地成长，成长是我们的春天，虽然接下去会经历酷暑的磨难，“秋风秋风愁煞人”，会经历冬的肃杀，这一切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？不经历夏秋冬，又怎来春天的蓬勃呢？春夏秋冬本是四位一体，我们有什么理由不“允许”？大自然允许一切发生，人生也是大自然的赋予，当然，我们也应顺应大自然，“允许一切发生”，毕竟春天每年都不会迟到。